



海粟 大传

石楠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海粟 大传

石楠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粟大传/石楠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7

(20世纪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80706-354-4

I. 海... II. 石... III. 刘海粟(1896~1994)-
传记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0538 号

策 划: 刘冬冠 刘丽娟

责任编辑: 刘丽娟

装帧设计: 范桥青

版式设计: 李如琬

• 20 世纪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

海粟大传

著者: 石 楠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市印刷二厂

装订: 上海锦佳装订厂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8

字数: 433 千字

印张: 17.555 插页: 1

印数: 1—5 100

ISBN 978-7-80706-354-4/K · 64

定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555

海粟 大传

刘海粟是我国著名的美术家和教育家，17岁创办上海美专，首创男女同校，增加人体模特儿写生，为捍卫新兴艺术，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雨和苦难，他的成功和对艺术的超前意识，使他成了现当代画坛上备受争议的人物，苦难造就了他的伟大和辉煌。

海粟大师的百年人生曲折、丰富，有如沧海一样富藏和浩瀚，又像沧海一样神秘和汪洋，他的成长道路和艺术成就，以及非同寻常的四次婚恋，既是一部艺术家不屈不挠的奋斗史，也是一部爱爱恨恨惊天动地的情爱史。

作者简介：

石楠，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生在贫困落后的山乡，不惑之年写出了家喻户晓的《画魂——潘玉良传》。主要作品还有长篇传记小说《寒柳——柳如是传》、《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张恨水传》、《陈圆圆·红颜恨》、《一代明星舒绣文》、《美神——刘苇传》、《亚明传》、《海魄——杨光素传》、《另类才女苏雪林》，长篇小说《生为女人》等，获各种文学奖十余项。2005年10月，在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和《名人传记》杂志联合举办的读者投票与专家学者推荐的评选活动中，被评为“当代十大优秀传记文学作家”之一。

目录

第一章	001
-----	-----

逃婚

第二章	006
-----	-----

少年校长

第三章	016
-----	-----

美术先河

第四章	024
-----	-----

模特儿论战

第五章	065
-----	-----

流亡

第六章	068
-----	-----

东渡归来

第七章	074
-----	-----

虎步西洋艺海

第八章	114
-----	-----

欧游归来

第九章	125
-----	-----

百折不回

第十章	150
-----	-----

风流欧陆

第十一章	178
------	-----

英雄落魄

第十二章	224
------	-----

人生炼狱

第十三章	261
------	-----

铁骨红梅

第十四章	278
------	-----

老树新花寰宇香

第十五章	303
------	-----

百年人生犹未老

尾 声	306
-----	-----

落日辉煌

第一章

逃 婚

秋天，总是和呼啸的风，蒙蒙的雨，瑟瑟的寒意连在一起的。

公元 1911 年 10 月的一个黄道吉日，也下着蒙蒙细雨。江南小城常州轻笼着沉沉的烟雨，城里名胜红梅阁的翘檐裹着一层湿漉漉的雾气，溢渗出大大小小像汗滴样的水珠，梅的叶子已经凋零，留在枝头的只是少数不屈的顽强者，香雪海的景致还很遥远。肉红色的石板街道溜滑溜滑，泛着惨白的光亮，低凹处积着污水，落叶零零落落，也有的被风卷成了堆，浸泡在雨水里，行人恣意踩着它们，但它们已失去了呻吟的力气了。小摊上到处是常州产的梳子篦子，撑着赭红色油纸伞，拖着沉重油靴的小贩，操着水乡好听的声音吆喝“梳子、篦子要哦！”在叫卖。天宁寺的钟声悠远而沉重，震得空气似乎都打着颤栗。惟有地处闹市的青云坊 28 号的刘家，洋溢着一派喜气，他们家的小少爷季芳这天娶亲。

刘家祖居安徽凤阳。明朝洪武三年，他们的远祖随朱元璋的爱将汤和南下，镇守常州，落户西营，人称西营刘氏。后来季芳的曾祖父刘运帷买屋青云坊，才迁居城里。青云坊是条热闹的街，有座很有气派的为表彰烈女节妇而造的青石牌坊。大运河从身边流过，站在刘氏家门口，就能看到架在河上的浮桥和穿梭往来于运河上的船舸，听到此起彼落的捣衣声。

刘运帷虽只做过小武官，但他却具有名士的修养和风雅。他在府内修建了两座楠木大厅，取诸葛孔明“非宁静无以致远”之意，请华亭书法家许威题写了“静远堂”三字，制成金字大匾，悬挂堂上，很是有气派。这在常州城乡，是绝无仅有的。刘家到了季芳父亲刘家凤的青年时代，家境开始衰落，但仍不失丰衣足食。

刘家凤幼读诗书，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拥护洪秀全的主张，当太平军护王陈坤书攻占常州时，年仅 13 岁的他毅然投了太平军。随军转战经年，军败回到故乡，他娶了著名学者洪亮吉的小孙女儿为妻。刘家凤鄙薄功名，无意仕途，甘于经营族中钱庄维持生计。



这天,刘府从大门起,每一进都布置得焕然一新。每进的回廊上都悬挂着红绸宫灯,每扇门扉上,都贴了洒金红喜联。大门上的喜联:

右为:“鸾凤和鸣,鸳鸯福禄,天作之合;”

左为:“三星在户,百年琴瑟,关雎志喜。”

新房门上的喜联:

右为:“绰约佳人,夸咏雪奇姿,黛写远山人似玉;”

左为:“风流才子,快乘龙壮志,花迎小阁梦初香。”

祖宗堂里,铜烛台上插着印金的巨型红烛,八仙桌上摆满了精美丰盛的果品,正中祖龛上,陈列着刘氏祖先的牌位和穿着朝服的画像。

新房是一明一暗两个房间,陈设着新娘家前一天送来的妆奁。床上挂着手绣的凤穿牡丹图案的帐沿,叠放着整齐的锦衾和绣枕。桌上铺着手绣的桌布,摆着玲珑精致的小摆设和巨型红烛,显得花团锦簇。

正中大厅权作招待宾客的处所,摆满整齐的桌椅和杯筷。厨房里堆满了各种食品和佳肴,热气蒸腾,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刺激着宾客们的食欲。

这常州城里的大户人家,叙起来和刘家大都非亲即故,因此道贺的人熙熙攘攘,川流不息。

细雨蒙蒙,如烟似雾,秋天的日子越来越短。新娘乘坐的火车还没到站,迎娶的花轿早到火车站等候去了。“呜——”一声悠长的汽笛有如报喜的钟声响起了一般,刘府立刻热闹起来了。倏然间,彩灯齐放,红烛高烧,早就卷在竹竿上的数万响喜鞭扛出了大门,喇叭、唢呐一齐奏起了喜庆的曲调。青云坊欢动了,前后几条街也欢动了,看热闹的人像沸腾的潮水推涌方舟似地簇拥着披红挂彩的四人抬花轿,向着刘府缓缓而来。深红的枣子和白胖的花生果,随着轿帘的掀起,洒向欢乐的人群,人们欢笑着抢着这象征吉祥和早生贵子的喜果。

祖堂上,高烧的红烛漾闪着酩酊般辉煌的光焰,回荡着欢乐。

新娘进了祖堂,就要行三跪九叩合巹大礼了,却发现不见了新郎。

刘家凤的心一下提拎了起来,紧张地拽了司仪一把,小声地说:“盘官不见了,怎么办?”

司仪也感到了麻烦,向人群掠了一眼,突然灵机一动,像唱诗一般地宣布:“新娘长途跋涉,辛苦了,先请新娘休息一会儿,再行合巹大礼!”

合情合理,谁也没有发现破绽。新娘不由心里一热,刘家人如此善体人意,慰藉了她远嫁的悲伤,她感到了一种温馨安慰。

刘家凤感激地看了司仪一眼,小声地说:“我去寻他!”

二

盘官是新郎季芳的乳名,光绪二十二年农历二月初三生,出生时因脐带盘在腹上而得名。他又因排行第九,又叫刘九。父亲一早就叮嘱过他,鼓乐一响,就去前堂迎接花

轿。可鼓乐却使他的心剧烈地痛苦起来，那炮仗哗哗剥剥的炸裂声就像炸裂在他的心中，他的心仿佛已炸成碎片一般了，在流着血，抗拒着，他不想去前堂，不想再听到那撕裂他心肺的鼓乐声和震耳的炮仗声。他捂住双耳，逃到了后院，掩上了门。

后院不住人，是旧时的花园，已经荒芜，几间矮屋，几丛海桐，几簇寒菊，还有一株腊梅，清凄零落。可它是另一个天地，听不到令他心烦的声音，静得又叫人心头发颤。他像一个长途跋涉在热天沙漠中的人突然走进了树阴一般，倚着门廊，合上眼睛，怎么办？怎么办？他连连自问。

“九儿，”半月前，父亲把他叫到面前，“你该结婚了！”

顷间，他心中荡起了蜜样幸福的涟漪，脑海里猛然浮起了一个可爱姑娘的影像。容光照人的面庞，又亮又黑的大眼睛，秀气的鼻子，樱红的唇，一根乌黑油亮的辫子春风摆柳一般荡在她身后，羞涩又脉脉含情地望……

“九儿，你怎么啦？发什么呆？为父的话你听到没有？”

他羞得满面红云，低下了头，他等着父亲说出那个让他心颤的名字。

“我已给你提亲，女方是丹阳林知府的千金林佳……”

“啊？丹阳林家小姐？不是玉表妹？”他的脸像突然遭了霜打的芙蓉，顿时变得又灰又白。

“九儿，你阿爸不是不知道你的心事，我也喜欢玉儿这个孩子，她聪明，贤淑，又能绣一手好花。你妈在世时，我和你妈也想到过她，还请人为你们合过八字，可你们八字相克呀！”

“什么八字相克？我喜欢她，她也喜欢我，我们就能过得快乐，我不信那些鬼话！”

“孩子呀，有些事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父亲耐着性子劝着他，“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林佳小姐与你八字相合，林家又是丹阳的大户，她母亲是她父亲最宠爱的如夫人，你阿爸和林家钱庄合作多年，也算世交，门当户……”

“我不结婚！”他霍地往前一站，打断了父亲的话，“阿爸，我再说一遍，我不结婚，你去回掉这门亲事，就说我还小，我才15周岁呀！阿爸！我还是个孩子呀！”说着转身就走了。

“你给我站住！”

父亲的震怒使他站住了。刘家凤是个性格刚烈的人，他一向宠爱这个小儿子，用这样的语气来呵斥他，还是第一次，因此他的语调立即缓和下来，走到儿子身边，握起他的一只手，轻声细语地说：“按照我们刘家祖上的规矩，男儿16岁就已成年，应该完婚，为父给你择好了吉日，就在月底！”

“不，不，我不！”他像一个绝望的落水者，明知上岸无望还要高声呼救一般。他从父亲手里挣脱出手，大声说：“我非玉表妹不娶！”

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落坐在身旁的矮几上，喃喃自语：“九儿，你怎么就这么不能理解你父亲？自你母亲去世后，我的身体已一天不如一天，这家的担子就压在我一个人身上，里里外外，我又做父亲又做母亲，这家里没有个当家理事的女人，哪里还像个家哟！你成了家，阿爸就去了一桩心事，心就安了，你母亲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啊！九



儿,你应该体谅一个父亲的苦心哪!”

父亲的每一句话,都犹似一把铁钩,撕扯着他的心。父亲爱他,这是真的,他不忍心父亲过于伤心,就不再和他争辩了。父亲以为说服了他。可他怎么会甘心认命呢!他心里只有玉表妹的影子。他们从小一起玩,一起在绘画传习所学习绘画,虽然从没说破,但彼此在眼神中早有会意。他要表妹!去找她,说他爱她!待父亲一转身,他就飞跑了出去。

表妹家的大门紧闭着,他擂鼓般拍打着大门。但无论他如何使劲擂打,也没人应声。一个邻人听到声音走出来告诉他:“杨家人送小姐到外地求学去了!”

“外地?什么地方?”他急不可待地问。

邻人摇摇头。

他这才发现门上那把大铁锁,一种悲哀弥漫了他,他垂下了头,失魂落魄一般,痴痴地站在石铺的台阶上……

虚掩的院门被轻轻推开了,他下意识地转过了头,见是父亲,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

“九儿,”刘家凤虽然又急又气,很想训斥儿子一顿,但他还是压住了怒火,一来他舍不得申斥他,二来又是这个时候。他缓缓走近儿子,语重心长地说:“你已是大人了,不

要耍小孩子脾气了!父亲完全是为你好,成了家,就可以立业了!林小姐已进了我们刘家门了,就等着你去行三跪九叩大礼,你可得给父亲这个面子啊!”

季芳愠着脸,大声嚷嚷起来:“我早跟你说了,我不要结婚,更不愿跟一个不认识的女人结婚!”

刘家凤急了,但他又怕逼急了儿子会出事,可又不能依着儿子的性子,他不得不求儿子了:“九儿,你让老父怎么办?新人娶进了门,宾客满堂,不举行合卺大礼,如何向世人解释?如何向林家交待?儿子,阿爸求你了!”说着就要跪下。

季芳震惊了,父亲枯萎的白发,眼中饱含的悲怆,软化了他的倔强。他慌忙拽住父亲说:“阿爸,我去!”



18岁的刘海粟。

三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夜,渐渐深了,贺客们已陆陆续续离去,远道客人也到客房歇息了;劳累了一天的父亲和家人也上床了,历经百年兴衰的青砖老屋,静阒得仿佛一

座叫人心颤的坟茔。惟一未睡的只有一对新人。喜烛摇着瑟缩的红光，晃得大红喜字有似血染的一般。新郎像尊木雕站在窗前，纹丝不动，目光哀伤而凝滞，痴痴地看着窗外的院子。天井里有棵铁杆海棠，已脱光了叶子，月亮刚从云层里探出头来，吐出一地的清辉，把海棠的影子投在了湿漉漉的地上，仿佛一地莹莹白雪，他又看到了表妹那洋溢着青春的面庞……

“这是我的陪嫁！”

“什么！”仿佛是从酣梦中被人唤了回来，他转身四顾茫然。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一个陌生女人的身上。她的脸红得似初开的桃花，微低着头，站在他面前。他这才想起房里还有另一个人——他的新娘，他没好气地说：“什么？什么陪嫁？”

新娘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她把那只装着箱笼钥匙的荷包放到他身旁的桌上，小声地说：“这些都给你！”钥匙落在桌上时发出了一连串的金属碰撞声响，他这才从往事的回忆中完全清醒过来，心里随之打了个冷颤，好像突然遭冰水浇了一般。他看也没有看新娘一眼，就把荷包推了过去，说：“我不要你的东西！”

沉默，像夜一样的深沉。

“咚——！咚——！咚——！”更鼓敲响了三下。远嫁的新娘被疲倦裹挟了，她已抵抗不住困倦，一连打了几个呵欠。她还蒙在鼓里，完全不知新郎根本还未接受她，还以为只是出于羞怯。她再次走到他的身旁，用温柔的声音说：“我困了，先去睡了。”就走进了里间，她以为新郎很快会跟着也进去的。

他仿佛什么也没听到一般，玉表妹的影像又回到了他的脑海，她在不断地变换着姿影。他心里只有她，不会再容得下别的人了。想着想着，他心里又泛起了内疚的浪花，觉得很对不起他的新娘，她有什么过错，奉父母之命远嫁而来，她是无辜的，可他就是跟她结婚，他心里仍爱着别人，她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她会痛苦一辈子的！我既然不爱她，就不应该跟她结婚，误了她的幸福，她应该有她的幸福，不能叫她为我的不幸去牺牲！我们还未成婚，现在还来得及。

他一口气吹灭了红烛，轻轻拉开了门，走了出去，他要把他的想法告诉父亲，请父亲帮他打开这不幸的枷锁，还林佳和他的自由。

他伫立在父亲卧房外。

夜，静极了，室内传出了父亲粗重的鼾声。他突然清醒了，父亲既然给他们带上了枷锁，决不会又为他们打开的！他这是幻想！惟一的办法只有自己救自己！走得远远的！

第二章

少年校长

“季芳，是你呀！”乌始光拉开家门见是相别了一年多的盟弟，高兴得一把抱住了他，“何时到上海来的？快进屋！”

他走进门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

乌始光惊诧地望着他：“为什么？”

他淡淡一笑，把他出逃的始末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

乌始光到底长他 10 岁，他没有立即表态，沉吟了一会儿，抬眼打量着他，问：“你对未来将作何打算？”

“我正在想呢！”

突然，乌始光拍了下脑袋：“你看我这做兄长的！不先为你接风洗尘，倒先问起这个来了！别急，别急，天无绝人之路，我们现在去填肚子，我也刚下班，也没吃饭呢！”说着就挽起他，“走，还到我俩上次吃饭的日本菜馆去！”

季芳说：“番菜馆太远，我的肚子早饿了，就近随便吃点什么吧！”

“那就主随客便吧！”乌始光锁上门，“前面弄堂口新开了家川菜馆，正宗的，上那儿吧！”

“好！”

川菜馆里热浪滚滚，他俩叫了只火锅，配以鱼片、鳝丝、莼菜和鱿鱼，还叫了只冷盘凤爪。这都是季芳喜欢吃的菜肴。季芳已饿极了，等不及火锅送来，伸手抓起只凤爪就啃。啃了一只又拿起一只，津津有味，突然，他停了手，也住了口，一个湖北口音吸引了他，那汉子正说着一个令他振奋的消息：“哎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你们还没听说？”他神秘地放低声音，“皇帝就要完蛋了哇！我们湖北人向皇帝老子开战了，胜利了！”

他的同桌惊讶地停住了筷子，纷纷提出问题。

“莫急莫急！听我慢慢道来！”

说也奇怪，闹哄哄的菜馆顿时寂静下来，只有辣汤在火锅里翻滚的声音。

“革命党叫这次起义为武昌起义……朋友们，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干杯吧！”

他的同桌一齐端起了酒杯。

季芳和始光的火锅和酒还未送来，他们将凤爪高高擎起，也跟着欢呼起来：“为共和自由干杯！”

老板吓得面无人色，惊慌地奔到门口，伸头向马路两边张望，又慌张地关上了门，跑回厅堂，向吃客们作揖打躬：“诸位先生！诸位先生！求求你们，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许多人这才意识到上海还在皇帝统治之下，欢呼声于是小了下来。

刘季芳却久久无法平息激荡的心潮。这个消息于他，无疑是春天的第一声惊雷，炸裂在他的心头，使他从徬徨和苦闷中惊醒了。

他俩携手走到街上，仍感到满身燥热，于是敞开衣襟迎着秋夜的寒露，感到少有的畅快。啊，赶上春天了！季芳慨叹了一声，苦难深重的中国，血染的土地，经过那么多的失败，义和团，太平天国，戊戌维新，潮州、黄冈、七女湖、防城、钦州、镇南关六次武装起义，两次广州起义，徐锡麟、秋瑾领导的安徽、浙江起义，安庆马炮营的起义，都失败了，革命党人终于转败为胜了！

“季芳，你说武昌起义的胜利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季芳如行在无人之境，大声地说：“这是开天辟地的胜利，势必形成燎原之势，皇帝必败，革命必胜！中国必将走向共和！”

始光点点头：“你的见解极是，君主万恶，清朝的君主不仅凶恶而且昏庸无能，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被他们弄成了什么样子！国土任其宰割送给外国人，百姓怨声载道啊！”

“顺民者昌，逆民者亡！”季芳接上说，“我拥护共和！”

他们一直谈到很晚，季芳怎么也睡不着，他在想，中国在变，作为中国人的一分子，该如何为它的富强去努力？他在黑暗中望着天花板，整整一夜都在想，不应只满足于逃出封建婚姻的枷锁，应该对国家的富强、民族的觉醒有所作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为什么老受英、美、法、日、俄等众多帝国主义的欺侮？他们凭什么来欺侮我们？突然，他想到了他的大哥刘际昌，他听他说过，自从开展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大批有志之士为了救国，争相出洋留学。有去英、法的，更多的是到东邻日本求学。大哥此时正在东京读书。实业可救国，科学可救国，教育可救国，体育可救国，让国人分辨美，领略美，发展美术不也可以救国嘛！他的心头霍然一亮，仿佛有一盆烈火，倏然蓬蓬燃烧起来。

他猛地坐了起来，双手推着乌始光：“乌兄，乌兄，快起来！”

乌始光因酒的作用，睡得很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眯着矇眈的眼睛说：“天还没亮呢！”

“乌兄，”他眼里放射出兴奋的光芒，紧紧握住始光的手，“我想去日本学美术！”

“到日本去学美术？”始光惊疑地望着他问。

“嗯！”他连连点头。

始光这才真正醒过来，沉吟片刻问道：“你父亲能同意吗？”

“不知道，”他摇了摇头，仍然激情满怀，“他不同意也阻止不了我！”



“东渡留学，需要很多钱哪！没有你家里的经济支持，你的理想就是空想！”

“哪有如此严重！”他仍信心百倍，“我大哥正在东京读书，我去找他，他一定有办法帮助我的。”

乌始光微微一笑说：“那也得征得你大哥的同意呀！”

“对对！”季芳连声赞同，“我这就给大哥写信！”说着就滑下床，坐到灯下，没一会儿，信就写好了。

这时天还没亮。始光说：“你一夜没睡，上床睡一会儿吧！”

“不，我睡不着。”他从长衫袋里拿出古拓本《玄秘塔》，坐进被笼，“乌兄，我出逃时什么都没带，就带出了这个宝贝，这是我大哥离家前送给我的。他很疼爱我，他一定会支持我去日本学美术的！”

乌始光点点头说：“能这样就好！”

二

天刚蒙蒙亮，季芳就急不可待地起床了。始光也只好跟着起来，陪他去寄信。等信的日子，也是季芳终日处在兴奋中的日子，两个礼拜期间，每天都有革命的新消息冲撞着他的心房。“湖南、四川独立了！”他挥舞着报纸大喊，“山西、云南、江西、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山东、江苏光复了！”他每天都去邮局等大哥的信和看报。

这天，他一早又上了街，他发现街上有了一种新的气象，家家店门口都挂上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帜，人们脸上浮动着激动、不安和兴奋，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商店外、道路上、弄堂口，仿佛全上海的人都来到了街上，他突然听到一簇人中有一个兴奋的声音：“昨天夜里，上海革命党人占领了江南制造局！清廷守军和总督吓得连滚带爬逃走了！”上海光复了！他的心不由欢跳起来！光复是大势所趋！

十字路口用方桌搭了个高台，有几个西装短发年轻的革命党人站在上面，其中一个人手裡挥舞着卷成筒的报纸，在大声演讲，四周围着黑压压的听众。

“……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却落伍到如此田地，根源就是腐败、专制、卖国的清政府。我们要富强，就得彻底革命！彻底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新政府，此系民心所向，中国的希望之路……”

季芳热血沸腾，他高高举起手臂，激动地呼喊出发自心底的声音：“拥护共和！共和万岁！”人们跟着他也呼起了口号。

“列位同胞！父老兄弟！”演讲人举起一把大剪刀，在空中挥了挥，又向台下扬了下手，台下就跳上一个有辫子的人。他握起那人的长辫：“这是清廷统治者强加给我们的奇耻大辱，我们决不能让它继续玷污我们人格的尊严！”说完举起剪刀，“咔嚓”一声，就将那人的辫子剪下来了。

又有几个人跳上台去。他们夺过剪刀，剪下了自己的辫子。

人群躁动了，往台上挤着，一片声嚷：“我剪！”“我剪！”“帮我剪！帮我剪！”

一把剪刀已不够用了，有人从剪刀店里一下拿来了几十把，只听得一片“咔嚓”之

声，辫子飞舞起来，抛向空中，人们欢呼着与旧耻告别。

季芳好不容易挤到一个拿剪刀的人面前说：“借我用下，我自己剪！”拿到剪刀，“咔嚓”一声辫子就下来了。他摆了下头，觉得轻松极了！他把辫子也抛向空中。

一个着长衫戴瓜皮帽的老者从他身边走过，不满地“哼”了声，说：“如此光复下去，怎地得了！还不得亡国亡种！”手杖在地上重重地戳着。

季芳大声驳斥着他：“亡的是旧国，新国必胜！”又追上去，“你别走，我给你剪！”

老者吓得魂飞魄散，抱头鼠窜。

季芳高举剪刀，大声叫喊着：“谁要剪辫子，快来啊！”他被要剪辫子的人团团围住了，细的、粗的、黑的辫子像条条死蛇被他扔得老远。剪呀剪，他不停地剪着，细碎的汗珠儿从他的额上渗了出来，他心里滚动着奇妙的快感。

突然，有人拉了他一把，他回过头，见是始光。他一把揭下他的帽子，举起剪子，忽然他的手停在半空中，不由惊喜地问：“你何时剪的？”

始光快活地摆了摆短发，哈哈地笑了起来，突然想起了什么般地问：“你大哥的回信来了没有？”

“哎哟！”季芳这才记起一早上街的目的，“我还没去邮局呢！”他转身将剪刀交给身边的人，拉上始光，“这就去！”

街上辫子狼藉，踩在上面有种别样的快活，季芳不时抬脚像踢皮球一般踢起辫子，完全像是个活泼顽皮的孩童。

他又一次失望了！大哥的回信还没有来。他陷入了沉思。莫非他没接到他的信？他不赞成他去？“乌兄，我真想插上翅膀飞到东京！”他的目光转移了，几个把辫子牢牢护在怀里的人从他身边慌张窜过。他指着他们的背影，摆了摆头，愤慨地说：“这老鼠尾巴样丑陋的东西，还有人不愿割舍！美的教育在我们中国太需要了！学成回国，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一所美术专门学校，传播新兴的美育观念，教国人辨别何谓美丑！当今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你赞成吗？”

“我举双手拥护！有次我去看望周湘先生，他也这样慨叹过呢！”

“周先生，他一定赞同我的观点。”季芳拍了下自己的头，激动起来，“我现在就去看望他！”

“你呀，什么事都是说风就来雨！”始光爱嗔着他。

他竟像孩子般撒起娇来：“乌兄，跟我一道去吧！”

季芳离开背景画传习所后没有来过上海，也没再见过他先生。久别重逢，他意动了问安，就急不可待地对他的老师说：“先生，我陷入了婚姻的困境，在家里办的图画专修馆也完结了，我打算到日本去学美术，回来后创办一所美术学校，它将是中国第一所美术专门学校。我想把它办成兼容并蓄中西绘画的新型综合性美术学校，传播当今世界新兴美术。先生，你支持我的设想吗？”

周湘眼里立时迸发出惊喜的光芒，他打量着他，真乃后生可畏啊！“好呀，季芳，有志气，有气魄！中国太需要你理想中的学校了！当今艺坛荒芜而凄凉，虽有提倡美育的先驱在拓荒，但屈指可数，李瑞清先生创办的两江高等师范有个图画手工科，保定北洋



第一师范有个图画手工科,还有浙江第一师范李叔同先生办的图画手工科,再算上你办的图画专修馆和我这个背景画传习所,统统加起来,全部毕业生也不过百人。”他说到这儿,长叹一声,“季芳,办学难哪!我这个传习所已经山穷水尽,维持不下去了呀!”

“先生!”这是季芳和始光所没料及的,他们惊诧地望着他问:“先生,为什么?”

周湘尴尬地一笑,自嘲地说:“穷呗!我的一点家产都贴补进去了,还是难以维持,何谈发展啊!校舍要扩展维修,连房租也交不起,房主也没钱来修呀!设备也要添置,连尊像样的石膏像都添不起,学生能向我学到什么!岂不误人子弟!我正在物色一个有志于美术教育的人,把学校盘出去。”

“盘出去?”他俩又吃了一惊,他们知道办这个传习所的不易,“先生,有这么严重吗?”

周湘有些伤感地说:“没办法呀!”

他俩面面相觑,心情也随之沉重起来。中国的美术,在巨石的重压下,难以伸展啊!季芳打破了沉默:“先生!您一定要坚持住啊!等我学成回国,我一定来协助你!”

周湘苦笑了下说:“谢谢你!”

三

等待,犹似伏在利刃上那般难熬。季芳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大哥的复信。时日越向前延伸,他的心情也越发焦躁不宁。半个月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仍无消息。他用画画来消磨孤寂,平息焦虑,拿着速写本,满上海跑。那天,他又来到浦江边,他画汹涌的江水和被波浪托起的小船。画着画着,那些困扰着他的焦虑和不安就从笔端流进了画里,动荡的小舟,颠簸的船舸。突然,他抬起了头,一艘外轮如履无人之境一般,冲向像鸭群般沿着江岸缓缓行进的舢板,涡轮机掀起的大浪没头没脑地泼向舢板。它们有的被浪头掀撞到岸上,有的倾没到水里。欺人太甚!他怒吼一声,紧攥拳头,眼里冒着火焰。中国,多像一个贫病交加的弱女子啊!多么需要自信、自立、自强和振兴啊!这是必由之路!他热血沸腾,呼唤着,大哥!你为何还不来信呢?我要报国,我急需吸收世界的新鲜营养,来强壮自己的身躯啊!

他望着小舢板挣扎着逃出波浪,向着宽阔的江面划去。他的心犹似被人刺了一刀,他难过地转过了身,踉踉而回。

他沮丧地推开了盟兄虚掩的门,始光正在画一幅插图,见他回来了,停住手里的工作,问他:“你到哪里去了?我到处找遍了,也不见你人影!”

“是我大哥的信来了?”他大步奔到他面前,惊喜地问。

“不是,是伯父来了,你姑太太派人到这里来找你,要你快快去见你父亲!”

他惊诧地问:“他怎么知道我在上海?还知道我住在你这里?是不是你给他写了信?”

“没有。”始光摆了下头,“我也觉得奇怪,他怎么知道的!”

季芳突然一拍脑袋:“我猜着了,是大哥给阿爸写了信,征询他是否同意我去日本!”